

宿管
日记

有一种快乐来自工作

□黄洪书

真的没有想到,人到中年的我还会和学生们打上交道。

记得多年前,一个朋友想请我到幼儿园当老师,我马上回绝了,因为我害怕成天跟娃娃们打交道,我认为自己绝对没有那份耐心和爱心。然而多年后,因为一次不得已的选择,我到大学里做起了宿管员,每天要面对一群“大孩子”,当时真的怀疑自己能否适应。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从此爱上了这份工作,如今想来,这一定是一种缘分。

说实话,开始我是有些惶恐的,记得儿子担忧地对我说:“老妈,你怎么还管男生啊?男生多调皮呀!没有女生乖噢!”我说,真的是这样吗?他们和你差不多大呢,不知道和你有什么差别?是你调皮呢?还是他们更调皮呢?

我刚开始上班,就面临大一新生报到。很快我发现,有人叫我老师,有人叫我阿姨,也有人叫我姐姐,于是我对他们说:“大家都叫我阿姨好了。”有人回答说:“不行不行,那样把你叫老了,我就叫你姐姐。”我笑着说:“行,只要大家高兴,叫什么都可以的。”此言一出,一个男生趁机恶作剧地大声喊:“妈!”引得同学们都哄堂大笑起来,我笑着回应:“你比我的儿子大不了几天的,我当妈也不为过的”。本是一个玩笑,以为就这样过去了,不料第二天开始这名男生就喊我“干妈”了。“干妈,我回来了。”“干妈,我去上课了。”“干妈你吃饭了没?”开始我有些尴尬,可看着孩子天真无邪的脸,我笑了。老实说,我一直

觉得,世俗中认干爹干妈这种事蛮可笑的,我从来没有认过干爹干妈,也没有想过让别人那样叫我,可是为了工作,我竟稀里糊涂地成了“干妈”。一年后这名男生去当了兵,我也没与他联系。几年后他转业了,成家了,有一次在QQ上遇见他,他依然“干妈干妈”地叫我,我有点惭愧,因为我没有像干妈一样照顾他,我这干妈当得很冒牌。

论年龄,孩子们与我儿子差不多大,感觉他们有很多毛病也真是与我的儿子差不多:没有时间观念,晚上不想睡,早上不肯起,不按时吃饭;寝室乱七八糟懒得收拾;该购电时不购电,到了晚上一片黑才干着急;生病了不吃药,躺着几天不去看医生;发脾气时脚乱踢,踢坏了东西又后悔;明明是违反规定的事,他偏跟你要赖皮,或者装可怜,说好听的,就不信你心不软不开绿灯。不过,时间长了,我也不吃他们这一套了。记得有一回,有个学生半夜跑来要我开门,说他快饿死了,再不出去买点东西吃就不行了,赖了很久不肯走。我只好值班室里翻箱倒柜地找食物,把自己留着要吃的苹果啊饼干啊全都给他,我说不是我为难你啊,我是真不能违反规定,既然你这么饿,阿姨的东西都给你吃吧,以后要记得按时吃饭。见我这样,他们也不好意思了,我给的东西也不要了,自己回楼里睡觉去了。记得我换管女生楼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女生跟我磨上了,我说了很多道理她都不听,非要半夜去网吧找她的男朋友,说她再不去可能就要出事了。我实在没招了,就对她说,你真要出去?那我

也收拾行李吧,因为我让你这个时候出去,这半夜三更的,一个女孩子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要那样,我的工作也就得丢了,领导肯定也让我滚蛋了。女生说:你让我出去也没人会知道啊!我指了指监控说:你看,24小时监控着呢!再说,这不是有人知道没人知道的问题,假如我是你妈,会同意你去吗?我得为你负责啊!女生听了,只好自己上楼去了。

俗话说,女儿都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此话不假,我没有女儿,可是女生们都有着女儿般的细腻情感。有一回,一个女生失恋了,躺在地上大哭,我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了,她就需要哭一场,哭过了,就舒服了。于是我走过去,把她抱在怀里说:傻孩子,你想哭就哭吧,哭过就会好的。果然,第二天这名女生就没事了,她看见我,孩子般飞跑过来扑到我怀里,说:阿姨,我没事了,我睡一夜就好了。然后她嘟起嘴:哼!瞧我这么漂亮,不愁没人喜欢我!我笑着说:是的,没事了,你知道吗?有人统计过,大学时代的恋爱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呢,所以,失个恋是最正常的。

流感泛滥的时候,好多同学都感冒了,看见他们生病的样子真是心疼,有的同学咳嗽得太厉害,我就帮他们煲冰糖梨粥;军训中暑了,我就给他们刮痧,哄着他们喝我买来的藿香正气水,同学们的每一声谢谢都让我感到欣慰和满足。有一天我病了,有很多同学问我,阿姨你好些了吗?淡淡的一句话,让我感觉好幸福。

旅法
漫笔

磨剪刀铲薄刀

□碧水

公交Papillon站对面的小广场有两间简易房,一间是蓝白色正方形房子,另一间灰色长方形的房子其实是一辆厢式拖车。前者的房顶围褚红三角铁板,铁板的四角焊椎体圆钢,椎顶有个无底的铁皮三椎体,似烟囱的出口,朝街的一面斜撑一把橘色白色相间的遮阳篷。后者底部有两轮子,四周有四个可起落的圆钢支撑在地面。

初见两间简易房,脑海里闪过“这房子里是什么”的疑问。后坐等公交车,再看它们,便找到了蓝白色房子的答案,这间房子的遮阳篷下还有长方形的框,框的右侧绘了幅漫画似的人像,是一头戴厨师帽手托圆盘的人像画,看明白了,这是街头比萨店。那灰色长方形的房子也是店,但这店里卖什么呢?散步路过或等车,时而疑问。

一天下午,又去Papillon站坐车,发现对面的灰色长方形的房子门开着,有一老太正拿一把剪刀与里面一男人说话。是磨剪刀的?磨剪刀铲薄刀,脑子忽闪出家乡的传统行当。急忙穿过马路看个究竟。

果然是家“磨剪刀铲薄刀”小店,车厢内的两侧工作台,各安装两台砂轮,一台细砂轮旁放有两把刀,一大一尖。男人手拿白纸,向老太展示剪刀的锋利。老太自己试后,付钱,致谢,离去。男人转向我,征得同意后,我拍下男人磨刀工作的照片。离开时,那男士递给一小方纸,是一张小店承接的项目与价目表,大刀、剪刀、缝纫剪刀、美发剪刀、链锯、木凿、割草机刀片、钻、斧……那男人会磨的刀还真不少。

一间专门磨刀具的工作间,专给他人磨刀,像家乡旧时的磨剪刀铲薄刀,所不同的是前者用砂轮磨,后者是用砂石;前者靠机器,后者靠体力;前者比后者的工具先进,而职业的特点是一样的,皆是靠技艺赚钱的手艺人。在法国,这类以技艺谋生的手艺人也称自由职业者。有资料显示,自由职业者在法国属于平均收入较高者行列。

几年前看过一篇美国的

蓝领工资超过白领的文章,我颇不理解。后来家里的水管漏水,请管道工修一下。管道工上门来查看,旋管、换垫圈、拧紧,修理过程利索,从进门到出门,不到15分钟。几天后收到账单,上有修理费、两年包修费,差不多每分钟3欧元的款项,足够超市购买近一车的食品。这就是蓝领的高薪,蓝领的高薪是对劳动的一种尊重。

因为对劳动的尊重,才有对技艺的尊重。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欧洲文化遗产日,这天的贝桑松与家乡的遗产日一样所有景点免费,不同的是,这天乘坐贝城公交车,花一欧元就能坐一天的车,让市民们倾巢而出享受先人们留给当代人的文化遗产。我挤在人群间游古堡,看到这里工作的木工艺者大多为青年人。这些看似大学生年纪的男青年,有的持木尺,有的执木锯,正在建造一个教堂似的建筑物,看图样与我去年在图尔市的手工业行业博物馆看到的中世纪教堂相似,让我敬佩的是这些既操电脑又执木锯的年青木匠。只有对劳动的尊重才没有职业的歧视,只有对技艺的尊重,才会有技艺的传承人。

我曾在超市买过一个花盆架,塑料盆铁架均因尺寸算错,不好用。嫌退货麻烦没去换,再说也不值几元钱。可闲置又觉得浪费,便画了图纸去“磨剪刀铲薄刀”小店找那男人帮忙。男人按图索骥,问题解决,工细2欧元。

于法国男人开的磨剪刀铲薄刀小店,我终于看明白几点,一是对劳动者的尊严,二是手工艺的传承,还有是极大地利用有效资源。简易的车厢工作间、不高的收费能够跻身较高收入阶层,说明有足够生意。而足够的生意全得益于资源性消费的昂贵,法国的刀具价格高得吓人,也许新买的刀价太高,才使磨刀人有了存在的基础。工艺沙发也是如此,一套崭新的单人工艺沙发几近一辆轿车的价钿,这样,修理沙发就与修理轿车一样受欢迎了……“技艺,是人在宇宙中为自己找到的位置。”这是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诸多法国手艺人而说的吗?

